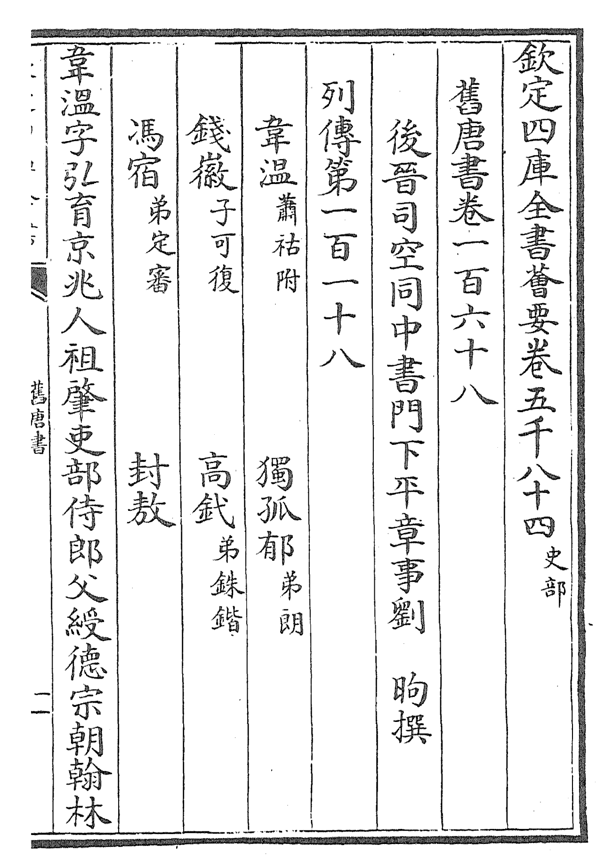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韋温 蕭祐附　獨孤郁 弟朗

錢徽 子可復　高釴 弟銖 鍇

馮宿 弟定 審　封敖

韋温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

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
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
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
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
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
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
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
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

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
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
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
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太和
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
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
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
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

修詔下踰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誡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内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内使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

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為所齒求德門弟子為㕘佐請温為副使或以為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尋知制誥名入翰林為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誡不令居禁

職懇辭不拜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
太子溫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為太子雞鳴時
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
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為靈武刻削軍士贓罪發帝
以智興之故減死貶官溫三封詔書文帝深獎之莊恪
得罪召百寮諭之溫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
非獨太子之過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
靖長慶初在幽州為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

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鹽
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寃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
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溫執奏曰國
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
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
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
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
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之宜也若人有

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為陝虢觀察使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名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為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司馬温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耶温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温為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為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温按之無狀杖殺之明年瘍生於首謂愛聓張復魯曰

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溫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溫剛腸寡合人多疎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
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
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眞偽為二十卷元和末
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為虢州刺史御史入為
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為桂州刺史中丞桂管防
禦觀察使太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
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
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重之結為林泉之

友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為文所著仙掌銘大為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為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為監察御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為左拾遺又論曰補

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為河北招討使乃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内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修德宗實録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名為翰林學士

九年以疾辭内職十一月改祕書少監卒郁弟朗嘗居

諫官請罷淮西用兵不協旨貶興元户曹入為監察御

史轉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

初諫議大夫李景儉於史館飲酒凴醉謁宰相語辭侵

侮朗坐同飲出為漳州刺史入為左司員外郎遷諫議

大夫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賂於中人求復

領銅鹽朗上章論之寳歷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

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醉謁朗朗劾之

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皆丞相之僚舊也勅命雖行朗拒而不納晃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閤失儀朗不彈奏宰相銜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賛善大夫朗亦罰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太和元年八月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是月赴官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郁子庠亦

登進士第大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
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
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
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
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謡十字為落
句暐深嘉之稱為絶唱是歲登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
大歷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

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尚書郎徽貞元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袋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說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

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賔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賔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

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内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茍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

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
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
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
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
志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
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
二十五年勑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

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

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末代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謟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巳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

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蒞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衆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

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稹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左丞太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太和九年鄭注

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為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為鳳翔監軍使所害

高釴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釴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内官為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釴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

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𨶒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𨶒錦綵七十匹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寳歴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太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為同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鈌少時孤
貧絜己力行與弟銖鍇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
友睦為搢紳所重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即位入
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太和五年拜給
事中七年為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
李仲言為侍講銖率諫官伏閤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
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
聽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踊彗星為變舉選

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
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
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已五月出為越州刺史
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
侍尋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會昌末為
吏部侍郎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昇宏辭科累遷吏部
員外太和三年準勑試别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
人牓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鍇審

定乃昇李景王淑等人以為公六年二月自司勲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頽俗然髙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為禮

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牓出後勑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宦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鉟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

復為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馮宿東陽人丱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兎之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為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為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説武俊曰張公與君為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為亂兵所

脅内則誠款隔絶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强冦孤危
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勲捨
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
於張氏有繼絶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聞由是朝廷
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
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巳奏貶泉州
司戶徵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
謚宿以為懐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美謚轉虞

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為刑部郎中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內校考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為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

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為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太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太和四年入為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卷遷兵部侍郎九

年出為劒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楊歷清顯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慙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為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

第後於潤州佐薛苹幕得校書郎尋為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毁得肺病趨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為大理評事登朝為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歷二年出為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洺告定强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禄粟入已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鞫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縁經恩赦難更科書

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
尹太和九年八月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
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
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
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
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
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
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

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

休符之使西畨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
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袞顥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
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寛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為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
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
察使入為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
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
咸通中卒於祕書監審弟寛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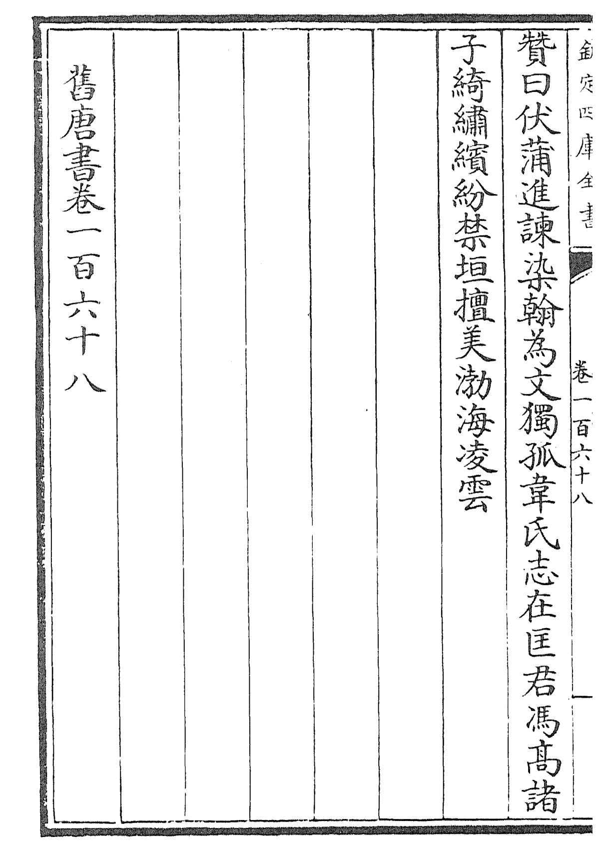
時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太和中入朝為右拾遺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名入翰林為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宫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

武宗賞之封衞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過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畫鏁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為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敖亦罷内職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戶四

年出為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為淄青節度使入為户部尚書卒子彦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草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襞鬱有世風三高並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咸以摛英掞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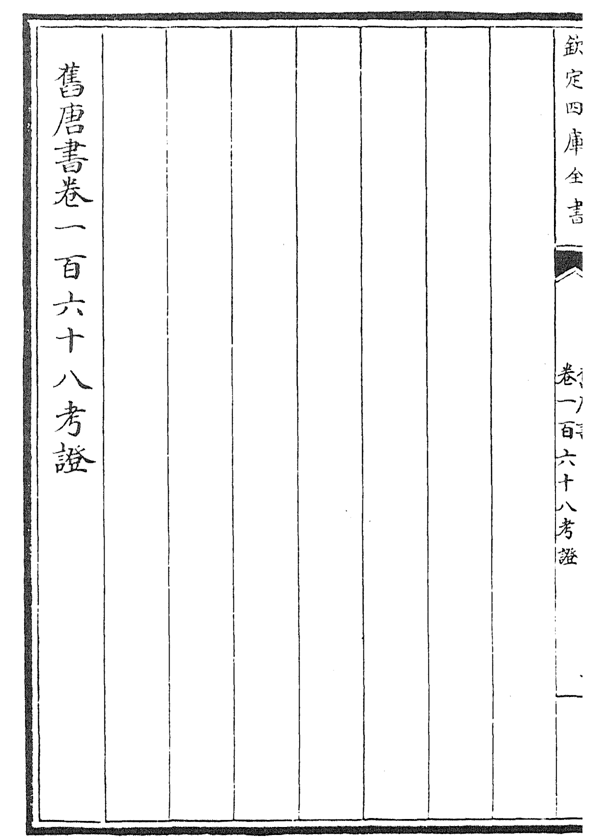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為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
子綺繡繽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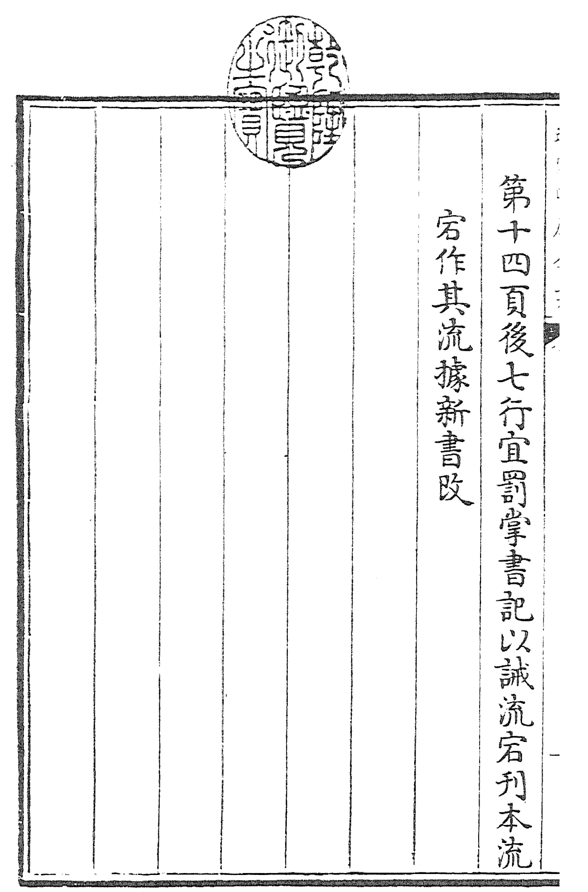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考證

高釴子湘傳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〇臣酉按本紀高湜為昭義節度使乾符四年軍亂被逐未見有湘拜昭義文沈炳震曰此自乾符初已下疑皆言湜因與湘連文遂似屬湘其實是湜之歷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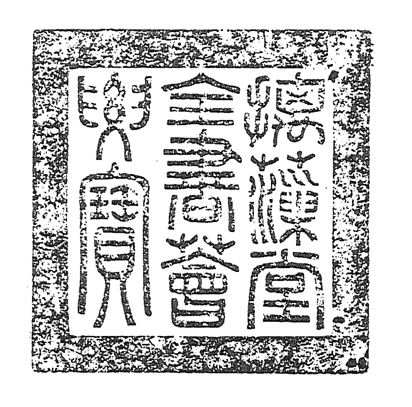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考證

謹案卷一百六十七第五頁後八行祖顏案新書
李逢吉傳逢吉父名顏與此異
卷一百六十八第六頁後三行中官吐突承璀刊
本璀訛璀據宦官傳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八行子可復可及案新書可及
作方義與此異
第十三頁後六行銖率諫官伏閤論曰刋本閤訛
閣據新書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宜罰掌書記以誡流宕刊本流宕作其流據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

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寳歴中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得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珍寳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悦乗間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縗粗難入禁中帝

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
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
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
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
寵之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
侍宸扆終不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
為禍胎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
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

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荅伯
尤横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異黄門之不疑也訓
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荅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
上心以其言論縱横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
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
外上慮中人猜慮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
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
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
秉權衡即謀誅内竪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弑逆
之名忠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為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
至青泥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
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為六軍十二衛觀
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别
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黄門禁軍迎拜戢斂訓
本以纎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流時亦能

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異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勢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俟誅內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戸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閒廣令召募豪俠及金

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

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勑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閽者欲扃鐍之為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内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内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輿者人賞百千内官決殿後罘罳舉輿疾趨訓攀呼曰

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邐迆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郄志榮奮拳擊其胷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閤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史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

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為盩厔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别受搒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再從弟户部員外郎元臯皆伏法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縳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

嘉之奏釋其罪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十三年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為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

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為晚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守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愬署為巡官齒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歷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寮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

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太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閤内弾之曰鄭注内通勅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内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

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讐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

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喻人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畧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

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内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

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子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

辭科釋褐藍田尉貞元二年十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内職元和三年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為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其年

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湹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栅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懐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期於為國討除使戎人斐

剪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慺慺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秖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聳要約者

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鋭可得岀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尅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縶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賔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

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廹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

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廹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洎涯疏至盧士玫已為賊刧陷瀛莫州克勢不可遏俄而二克俱宥之三年入為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寳厯二年檢校尚書

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太和三年正月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悦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兖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

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勑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内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

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搒笞不勝其酷乃令手
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
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
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
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
焦寓焦瑭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沒其
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
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

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為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
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為文
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
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
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
竅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
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涯之死也人以為冤昭義節度
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

恐初宦官縱毒淩藉南司及從諫奏論亮熖稍息人士賴之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歷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甞與左僕射李

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叅何

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叅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勑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播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吴權怙寵如此播二年七月出為

河南尹太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勅選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年李訓得幸累薦于上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户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内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

長興第是夜為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為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為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崟崟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

遜休休絶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選文人以為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為張又新所構出為常州刺史太和初入為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牓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

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户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修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内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纖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

其罪世多宪之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
太和初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
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元輿為監察監祭事以為太
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板九片陛下親署御名
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
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
九宮為目是宜分方而守具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

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
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為天子豈可反臣於
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
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稱臣與
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
員外郎元輿自負竒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
効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
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乗險蹈利相得

甚歡及訓爲文宗寵遇復召爲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筭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兇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内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爲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太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爲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十一月

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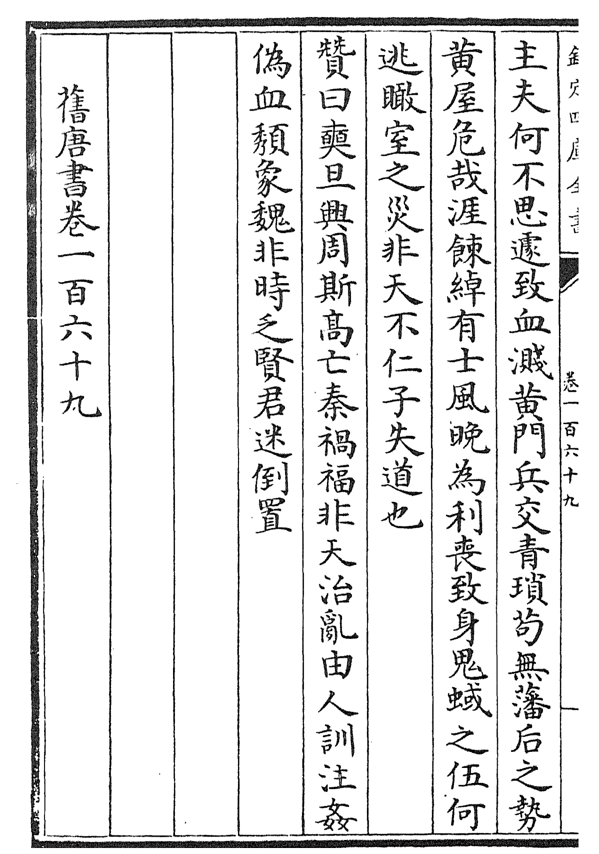
羅立言者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實歷初檢校主客員外郎為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太和中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為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長安縣令孟琯貶硤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

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子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輿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

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爲追騎所捕族誅
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爲寃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
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
工良弈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
帝端冕深帷憤其厮養欲鏟宫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
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脩文敎而厚風俗設武
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

於闕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閹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纎狡之庸儒雖終日横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秖如畫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為蚤蝨而採溪蓀翻獲螾蜒之患也嗚呼明



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黄門兵交青瑣茍無藩后之勢

黄屋危哉涯餗綽有士風晚為利喪致身鬼蜮之伍何

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贊曰奭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

偽血類象魏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六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溆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

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壁記述興讓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

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

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横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絶小使甞至下邽縣

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

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劒擊度初斷鞾帶次中背纔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氊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

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網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為已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衆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

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為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為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勑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

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歇兵欲以罷兵為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

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
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内遣中使往東都檢責
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殁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
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
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十二年
李愬李光顏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
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
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

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亦為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

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吊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畧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

爾宜宣布清問慨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
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册書
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
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
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
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
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祗稱宣慰處置

使又以此行既蕉招撫請改翦其類爲草其志又以弘
己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
爲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
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
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兩使判
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
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
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

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逌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為髙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為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

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為劒南東川節度既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顔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卽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為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

之於將衆皆喜悦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
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容有降款而索日進
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
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呉元濟度先遣宣慰
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
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
事蔡人大悦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
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鬬殺外餘盡除之

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

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讜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勲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户復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顔等來朝欲開内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容啟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産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殿雕飾綺焕徙佛寺花木以植於

庭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纎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
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
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
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
下人騰口掉舌以為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
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
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
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

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秪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不悦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為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初淮蔡既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遊說客於趙
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
弘正由度使客諷動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十三
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
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
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
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
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

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於楊劉度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項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

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為姦臣皇甫鏄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為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為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橫流無能復振然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

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
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
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
為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
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天
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
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荅殊私下塞羣謗誓
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猷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

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
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
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
先後河朔逆賊秪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
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翦滅大者
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
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
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

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顧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説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

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倭俘亦無讐嫌秖是昨者臣請
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
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
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
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憸
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
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
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

良至多亦有熟㑹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葢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瞎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

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章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悦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内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

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

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

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

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容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容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劣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

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上以為然承偕果得歸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

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内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皐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為同州刺史罷度為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為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内結中

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謦日聞俄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

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禀廟算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

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讐嫌臣甞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曽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

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為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說吴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為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葢欲訐度舊事以汚之也然

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寳歷元年十一月度疏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謡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

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爲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揺伏乞稍迴

宸扆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計行
宫及洛陽大内朝廷方懐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
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
艱難已來此事遂絶東都宫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署
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歳後
方可議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
不行亦得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
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

楊文端奏稱衣叚踈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
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
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
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
本凶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
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
此賊秖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
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

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

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疋秖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秖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

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
書云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
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煖令陛下憂勤庶政親覽
萬幾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
巳午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
宸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
頻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
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

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宫使餘如故以賛導之勲進階特
進時潞景節度使李全畧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
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工陳調兵食
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户度年高
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
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
以鄭沖申奉册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
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珪雖賢顧

諟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衆決於繁務
時因聽斷誠望彌諧遷秩工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
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裴度稟河嶽
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
内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祗事累
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車殄寇之
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衆戎入輔之績在敬宗

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勳迨踰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算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皐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尚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

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

仍備禮册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册盛儀庸臣

當之實謂忝越况累叨寵命亦為便蕃前後三度已行

此禮令臣猶叅樞近竊懼無以獨諧重此勞煩有靦面

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册命之儀特賜停

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

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

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

故累為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為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為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為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為襄陽節度初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疋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

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緑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醞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

禹錫酣晏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臥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

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謁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計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賜晏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郎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留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

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太傅輟朝四日賵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恠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為憂言不及家事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横身討賊為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鋭喪氣憚度之威稜度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時有奉

使絶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齒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畧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譔讓諗議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户實封一百五十户賜

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太和中度鎮襄陽奏乞讓從行諗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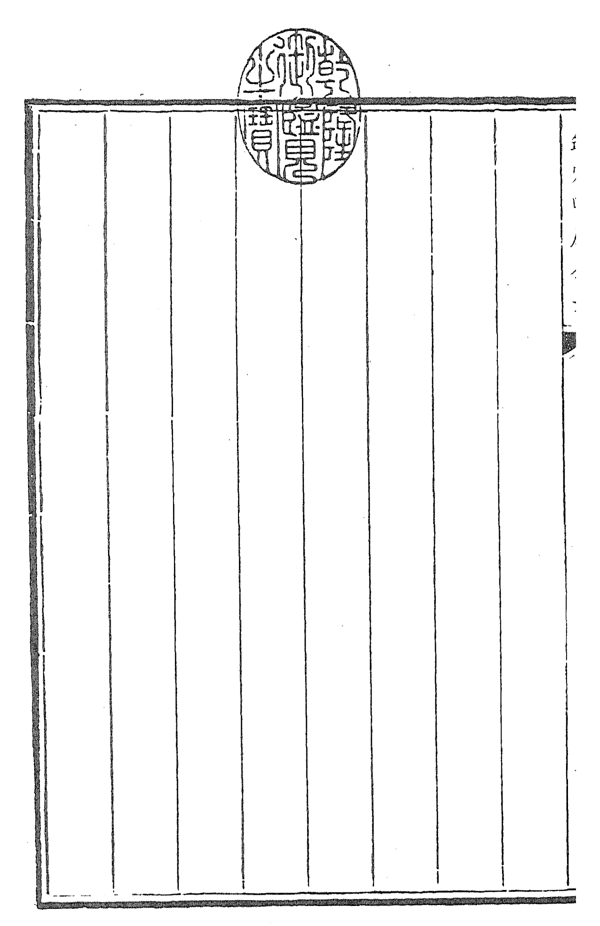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賛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内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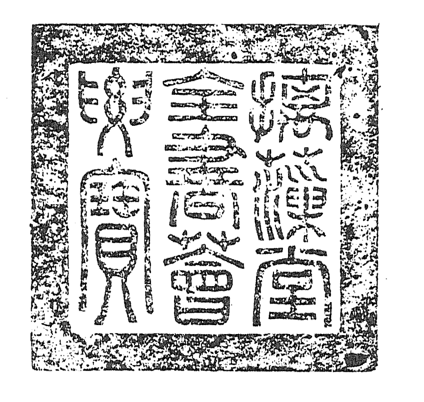
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闕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刄已揕胷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横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歎宣聖奬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廊復失莫方潁植之謀信爲不臧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謹案卷一百七十第十八頁前八行李續按李進吉傳及通鑑作李續之新書李進吉傳作李續與此傳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王應壁